



观瞻，说到底还是想着自我的事。比如，我不会像张老师一样加入退协，还参加这会那会的，会开够了，报告听多了，没什么可留恋的。这不是我的矫情。

周国平先生的这一观点，我还是赞同的：老天给了每个人一条命，一颗心，把命照看好，把心安顿好，人生即是圆满。把命照看好，就是要保护生命的单纯，珍惜平凡生活。把心安顿好，就是要积累灵魂的财富，注重内在生活。平凡生活体现了生命的自然品质，内在生活体现了生命的精神品质，把这两种生活过好，生命的整体品质就是好的。换句话说，人的使命就是尽好老天赋予的两个主要职责，好好做自然之子，好好做万物之灵。

假如我退休了，这一命题在我这里也就清晰了：把命照看好，把心安顿好。人生圆满不圆满不是我考虑的事。我们都是过客，匆匆的过客，两手空空的过客。

把命照看好。好好活着，健康地活着，不要给周围的人添麻烦。有故事的活着，故事离不开生活，我不喜欢充实这个词，我总觉得这有点被驯化的味道，生活应该是闲适的。

按照你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。这是我的愿景。

活着，自然要吃好。平生有点小爱好，爱抽根烟，爱喝点小酒。平素忙了，不讲究酒菜。这回有时间了，要好好琢磨琢磨，学做几个家常小菜。看过汪曾祺先生的《家常酒菜》，真是过目不忘，没办法，就这德性，东施效颦也无妨。“家常酒菜，一要有点新意，二要省钱，三要省事。偶有客来，酒喝思饮。主人卷袖下厨，一面切葱姜，调作料，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，显得从容不迫，若无其事，方有意思。如果主人手忙脚乱，客人坐立不安，这酒还喝个什么劲！”这真

是懂生活，有情调的人。苏北在《舌尖上的汪曾祺》中写道：“他的小女儿王朝对我说过，别看老头子谈得头头是道，他自己会做的，也就是一些小菜，一些家常菜。”这也符合他的性情。

要吃菜，自然要种菜。生活就有内容了，有忙碌的活计了。这点我还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准备。买房子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考虑这问题了。房子买在城郊结合部，一个大大的阳台，足有200多平方米，这个广阔天地吸引了我，虽然诸多亲朋好友规劝，但他们不懂我。我本就一农民儿子，对城郊结合部没反感，不要名声。买喧闹的市区，那不是自己住法，而是买房子给别人看的。现在我已在阳台上开辟一小块，先练练手，等退休了，那肯定是要扩张的，多好的事儿。

想必不少朋友和我一样对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有一组镜头有羡慕的感觉，那真叫一个美：北京，繁华的国际化都市。林立的高楼，围绕着古老的紫禁城，也围绕着不同气质的老街小巷——胡同。住在胡同的贵春有一个不平凡的理想：拥有一片自己的菜园。于是，贵春把他的理想搬上了屋顶。种子在地下静静地沉睡着，春天的北京，看不到一点绿意，屋顶上的鱼池还留有去年冬天的残冰。夏天一到，贵春的屋顶完全换了容装。当都市中的人们涌向菜场，将远道而来的蔬菜带回家，贵春却可以像个自在的农夫，就地取材，自给自足。都市里，成片的屋顶仿佛被遗弃的空间，了无生气。而贵春的屋顶菜园却是一片清凉世界。不足100平方米的绿色屋顶，用它的每一个叶片，净化着都市的空气。它们是贵春送给这个城市的礼物。

不好运动，不锻炼，也没有这天赋，对养生有自己的谬论。好

静，所以种菜对我而言是好活计，一个人的事，不受牵绊，自得其乐。更有三五好友，相约而来，享受劳动成果，还是开心的事。

我的隔壁邻居是我的好榜样，他是一个花农，已退休多年，还真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过得清闲自在。

人陪伴自己走完一辈子，你看，多么喧闹而孤独。互相张望只是向自己反复凝视。所以，在我的退休生活里修禅是应有的内容。

平生有两位好朋友，都在四十岁上下，在人生岁月的大好时光里出了家。心态平和，心里坦荡，是我和他们交往的感受。一个从事书法，一个是美术科班出身。一个在大寺院，一个在小寺庙。大寺院烟火鼎盛，小寺庙清幽宁静。我自然更钟情于后者，而且这小寺庙就在我所在城市的隔壁，驱车也就一小时的路程。小寺庙在山的半山腰，四五百级台阶，拾级而上，面朝水库，是一个修行读书的好地方。兄弟相约，留一个房间给我安顿，这么好的情意，我怎能辜负？退休的时光里，这是一个好去处。退休生活浪漫是必须的，我不会选择去游历大川山河，但会选择小桥流水人家，那儿可以蜗居，有流水叮咚，有榕树遮阴，有黄狗相伴，更有知己闲聊。两个老人静坐庙头树下，恬淡，安详，温暖静默。

把心安顿好，就是要积累灵魂的财富，注重内在生活。教书的职业，我一直认为是纯粹的。只要你不是被裹挟着走，还是有自己坚硬的内心生活的。我一直就不明白，从事语文教学的同行，非得要说自己当初是多么的不情愿。至今，我没有对教语文有什么可后悔的，纯粹的课堂，纯粹的孩子。年轻时候，我的愿望其实是做一个行吟诗人。但是事情终于不是那样发生，当然也不会那样结束。我就是一大